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元文類卷六十八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富珠哩翀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無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德

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事司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覲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上悦若曰衆以鄉宣力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琖賜之酒故事酒荅臣下琖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有一月東宫賜宴翰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皇太后賜宴南園夏五月丐去陛辭上御

武帳問之以氣暄室隘勑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
納朕未始不從稱老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
其以疏聞當行朕即行之勑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
遂加銀青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
還歸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大
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人祖
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國夫人考
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國公妣李妻魏

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事使三往逌起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之後閣上顧太保庫楚曰公曰是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傅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宫養德性辯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更五月北幸覲花園北行殿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尚醞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二泰定三年以中

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正獻公諱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世祖御極急務求賢一時大臣體上意鋭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猗薦公忠宣奇之辟長書記至

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立朝儀詔魁賢鉅
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秉忠薦公参預凡常朝
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覲册拜内外文武仗衛布置服
色差等圖象規製皆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
條對明白久之聖鑑通朗勑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
肄習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上召公問
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帝德無為天下歸之其象類
此上悦習已大悦遂為定制播告天下七年勑知事大

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儀司太保以公見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廵行勸農事聯保伍課耕桑修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浮薄禁游惰多自公畫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輙雨歲大熱蹢竟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懐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篡不决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㖃狀兩獄皆雪收輝二年民安事治十九

年冬召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隸省部懷衛
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
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廛立
中制江西省憲交訟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
宣慰臣各一追白金千二百兩二十一年冬改戶部郎
中明年春都事御史臺會聚斂臣塔斯哈阿薩哩等謂海
內財穀省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蠹請大蒐
抉上允勑衆勿沮利黨嘯結兇壬儗使旁午省臣御史

掾吏民庶羅穽陷曰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史封章言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祕之以杜讒隙此曹覘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圖御史大夫伊囉勒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勑太宗正薛楚幹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説曰丞相大夫以勲貴忠賢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任

也此輩傾險乘釁僭不逞祕章出禍可言邪今先計奪謀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慎潔動必鷙害生靈宜選重臣使為之長庶靖紛擾上徐霽威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宄爛為沮俄而告贓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殲大憝銷大釁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

之俄丞大農治京北屯田畝澮汎溢不畱二十四年置尚書省柄臣顓政急賦譊戮大臣衆股慓使者四出峻繩督務贏官緡徵賞悦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行置寳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張呂獲飽饕餮摧破民産公再年使江西治其敝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訊則無之訊益酷乞輸直不聽聚貸簪珥作新尺符其妄迺已劉氏子誣其弟

貨利潛易金銀獄久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寧息其年理鹽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理賦山之東署置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欺慝正之尚書省罷政歸中書二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書省臣銓綜所不當最簿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再事滞民疚公曰此憎忌者聞之耳凡政刑大務即省議之慶祝

大禮赴省行之糾察貪墨不少貸譏格政行民始受賜

三十一年秋召為刑部尚書公以遠近禀決刑制不一

吏誣民瘵請依古律令采寛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

成宗元貞元年春拜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

行臺御史浙西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洎大都護往詰

之左驗明者平章者挾貴驁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

以國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

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都護

按問制可御史逼戚即承兩造具備劾省臺太師宣政
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史法當死公曰
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今所繫者上欺下暴制使馳訊拒
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
鹽米甲籌伍籍數誰不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愬責令長
帥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不重皇上御大寶赦天
下德洽民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巖廊再
衆列奏公廷爭剴切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

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
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權相抗不敵
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暴者抨彈之事
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齟齬論斥未晚何用紛紛衆躁
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上
嘉納大德元年夏河決蒲口冬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
勑使相決河籌久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
津地平土疏蕩徙不常失禹故道流患中土不知幾何

千年孰保無患治得其當則力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比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彊湮遏上決下潰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

徐邳聽民避衝潰擇所安嬰患戶齒河南淤田量給永業他決視此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增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沿淄青政宜猛故籍是久居方閫外掠譽而內貪虐憲糾小有違言吠唖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公以溫言順附而嚴礪

之彼迺感服其下稔惡會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贓以慰惸弱遂大慚謝逐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涖政以吏選清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主典隨事立法員數百浹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南快私憤公曰此軍政也非制勑不敢行驛使頒稟得報蒙古平章皆在省餘以次出鎮衆計沮事聽公決摧殭生枯濯煩疏壅省務清

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唯左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爕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歲凶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罄乏縮湧價舒市易泄富足通閉過責兼并仁客佃民能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餓殍為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郵齊魯斂擭亦息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採利病得失黜貪暴安善良江

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浮圖氏號白雲宗者
髮而妻子田宅誑愚民託祝釐追徭賦倖習甘賄奏為
總攝錫印章郡縣酋豪名署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
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役時順德忠獻王達爾罕與君
上同心輔政選庶官齊百度罷斜封汰冗員絶寶貨約
濫支節淫費量入制出擇民牧屏世守定贓律除虐禁
明婚制阜民生綱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
亮行修潔年十六七志學溯伊洛究洙泗九經太史諸

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為根極孝友行業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世廟方大有為衣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翺翔上下佐晝開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宏經濟功名映寰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嗣聖繼明眷注益渥使車累召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溉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履嚴飭飲食

動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兼盡之於戲世皇長駕闊馭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德鄉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資世豈易言哉公娶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年月日葬完州某鄉某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所狀公行遂以銘託嗚呼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師也其敢以昧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大定於一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岳氣象渾同天産人瑞以弼帝功瞻彼恒山峩峩大茂挺生尚公神峰綜秀始遇世皇邁續華勲禮樂稽古稼穡養民鴻臚大農事係賢哲左右後先夷虁稷契朱轓五馬衛源之滸里詠塗歌神明父母孰驚皇靈乙巳震揺用輔執法正色立朝孰斷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暘孰縱陸梁摧我獬廌用立憲紀鋒稜益大孰狗貪蠹梲我鴻鈞用握政柄化育載新年鄰七袠勇於告老

天制臣義豈曰太早昔也廟朝淵淵昞昞軒后之鑑神禹之謨今也鄉社于于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龍有謁其庭鄙吝清滌齒頰餘論皆世藥石道德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寐斯寤善數數之侯鄉侯公百歲完潔其誰凝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大行嶙嶙渟易沄沄刻此銘詩相配無垠

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富珠哩翀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

顧畏世祖皇帝賜名巴爾斯國言虎也其系出唐賢相
文獻公元崇文獻諸孫伯禄卒絳州觀察判官葬絳之
稷山縣南陽里繇是世為平陽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
實字仲華甫冠避兵鴈門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公
及和衆主簿天禄公姿白皙美風矩童丱不凡聞處士
訓忠孝奉受惟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群儕輩畏之任懐
仁為縣史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進蒲萄酒見奇
之留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懐仁太師楊庫庫楚薦其能

於丞相塔齊爾丞相奉使朔漠修睦宗藩引與之偕五年立御史臺丞相為大夫奏授架閣管勾秩將仕郎十一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年江南平冬十二月宰相銜怒左遷同知衡州路明年春三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秩中順十六年春使憲淮西江北道秩嘉議十八年憲江南湖北二十年夏憲遼東明年春以母老請歸養不允二十二年春召為刑部尚書秩通議逾年總管揚

州不起二十六年夏復憲淮西秩正議三十年拜中奉
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肅政廉
訪司成宗即位使肅政廉訪於陝西元貞元年春三月
遷真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雁門徙處士君柩合葬
絳之稷山中書起公還真定大德三年春二月拜江西
行中書參知政事辭奉使山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
大夫參知政事行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
軍鄂囉總管管內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

於位年七十有三公至元名臣勲德煒著其薨也朝廷悼惜吏士護喪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禾里泰定三年以子侃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天歷巳巳侃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獲終辭因採其本末而次第之公始為御史條奏宰相阿哈瑪特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其罪彼輙引服數至於三氣沮情駴上動色若曰此三者罪已不宥目公曰巴爾斯臣下有違太

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悚其事今秘
世未有聞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亦為公危之太
夫人趙君有賢識勗公曰國爾忘家汝第盡力果不測
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白其長白萬一得譴
乞不以老母坐連也語聞上歎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勅
侍臣董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吏堪布得罪御史
按之至見毆辱繼用公往間道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
取驛抵其所摘抉如神簿責死罪千有七械送輦下俄

以胥貫經臺門大詬公在察院捉捕之目撿行囊得賂
侍御史安烏哲台救免狀即桎堪布而秘其事夜用巡
符託詞邏奄至一道士室盡得其賂明日陛奏上曰彼
乞死猶赦汝欲何為公對罪十有七條七留十餘誰歸
咎上悟戮堪布斥安時御史大夫二安甚善一既斥與
所善猶雙陸禁中公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
起座皆失色公即入奏一蛇九尾首動尾隨兩其首行
不能寸今憲不綱蛇首二也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乎召

兩大夫諭以公言大夫博羅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詔提刑按察之不便者有旨罷之是時廣平貞憲王伊囉勒為御史大夫公告之曰往者悖叛蝟起鄣塞見聞今列憲宇內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督有司而已也縷縷陳之大夫悟瞿然曰幾失是夜造禁密詳奏上曰叱天下安危計也其勿罷會駕北幸所擊相馳騎士縛公閱其家脫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藁羅織哥毒公亢聲曰乘輿行狩戕害言臣宰相寧欲反邪据拾無所得

尕遷衡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饑開庫賑䘏議者以擅罪
公上知不私置勿問朔方兵興役民轉粟人畜顛踣公
曰執政非策自處其本也投闕論奏改和糴疲瘵為蘇
内遷治書岀憲淮西先是蘄黄有叛者將吏賊獲良民
以萬數公皆理歸民伍衆感泣相率立生祠徙節湖北
劾輔臣楚國公罪以聞上閲其有勞為痛治其黨會阿
哈瑪特敗大遣使治官懸遼東宣慰使阿拉克丹權黨也
侵暴尤横召公使遼至則封府庫究簿書審事察究正

懲惡著公道使還即命長憲遼東公疾馳夜入詰旦蒞事民懼吏愕郡縣竦動初遼朔旱蝗公至雨澍蝗滅其境域烏桓白霫故地也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公教以稼穡詩書居數年農厓士奮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民不決者訓睦之稔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顱有釘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

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恤卒臺章以公詰平灤按總管劉聶固巴公至劉欲遯去公寄令憲僚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橋伺之劉果與吏徒會橋下謀擠其從仲威得真公一問皆伏吏胥之黠而虐扼民之吭而快其所欲而民莫敢校者率以罪黜平灤都吏張氏子尤狡而伎杖去之遠近震讋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黙謂之曰汝冤從我吾為汝理至縣舍風即見令縣以橐鞬士從憲

儺覡之信宿及翁薈而風息得五尸皆短衣其一衣中
得小印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辨之賊
果執遼粟歲輸濼陽使督運急時民方饑公曰吾忍視
邪留粟賑糶使不敢沮民賴以生遼人以公政通神明
追思惠化立祠頌德入長刑曹讞獄與衆不合歸卧於
家竟如公言衆得罪公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擢使節申
飭舊規風采立變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併俘齊
民加以刼掠絡繹淮境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訶譴民復

其鄉者數千餘家帥臣昂吉爾閭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丞以宣慰使操制兵民黨結中奥其子亦握兵煽虐奴官屬轢風紀莫敢誰何宿盗數十出没淮海陸梁自宋未有制者宋亡帥豢茈其徒通納賄賂縱其所為公遣徤士襲捕得所匿兵仗貲財定案市殉者七人自是帥漁鷙狀百出公疏其跡取驛上聞帥攝驛勿給公潛前走得驛馳去帥遣兵校丁文虎追刺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揚州文虎亦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

剌公狀聞文虎被執公赴覲制遣近侍阿珠治書侍御史萬僧馳訊帥以罪廢已而赴闕以擅殺淮賊譖公不中憤而斃淮境大寧丞相僧格之黨虐平陽者尤劇其敗也用公尹其府以清宿蠹詢父老得郡邑田里真偽利病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輯事理遼西吳氏子僞為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至府吏欲窮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邪立命撲死衆驚服政化無阻崇館宇引水置磑植柳代樵會歛為紓真定都會南北驛

傳雜沓事與民瘵大臣蠍真奏牧守非公不可遂尹真
定導壅治棼生枯扶弱日聽怨訟鑿隱破堅動無泥閡
人人悚慄衆走府治聽判決優肆為空初饋餽不充徵
需日困公以楮鏹貸民因毋取息蓄畜孳豐廪稍闢大
賓館水磑創立如平陽用有餘裕宗親之位儼從之區
秩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繙而下不加擾憲入摘細故
劾公中書敷奏事不涉私法可施用宜著令式以示他
州制可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撤去迺慮獄

囚㡳平允雨大霈驛置新樂北阻泒水使价車騎自南而北者雨溢夜瞋野次無所建議徙置泒南衆大便順築寺五臺督民運木奪農𢟍衆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吾民牧也惟民是卹請待農隙朝省為允欒城盜殺人取財夜舁尸置民隆氏邸縣詧擬隆氏父及二子當死械囚送府哭於庭尸毋辨贓無其子卬識公疑之會使者決大辟公紿他賊承盜殺狀隆氏獄緩真盜遂獲黠吏退胥之在民閒者不啻百數刼持官

府而肥其家咈其心則禍之管庫稅廩之徒往往破産質妻鬻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辨公勸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數人質鬻者還之餘多逋去或改行為善士其尹京也立誠信絕桀驁挫强禦卹惸弱事至而斷豪右歛跡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榜掠其囚使符所訟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為以不輸官罪之制令尚厖無舊程以鹽易諸畿民霖潦害稼公請市旁郡戶部據令督責上下洶懼公帥京屬從

部白省竟以公謀寧息京甸京人弟假姊財不券姊發益貧弟賈益富姊發徵財弟曰有劵即與姊憤懟聽者難之懟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訹刼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暨姊中分其貲公果毅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有賜輙辭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臣言分也受賞非分也竟不受持憲總郡皆有威惠舟淮赴鄂民衆衛送不絕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也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參知政事甘肅

難於輩養辭不往世高其行縉紳推論聖朝人物骨鯁有為始終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葢嘗稽之鴻惟世祖神鑑睿算長駕遠馭文武效能光輔丕業𠷣萬國冠百王盛矣然廊廟岳牧邪慝閒出兜驩三苗唐虞猶病於是大植風紀明目達聰以弘至治公當至元之際奮下列搏權奸薙方州滌巨蠹自能使辯捷不能措其喙仇憤無所憑其兇風槩氣節炳燿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蘊積有素故

也公敭歷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磥赫奕侃訪輯遺軼
既以姶備因嘆世有家者之子與孫或不侃若先烈湮
滅可勝惜哉叙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楊氏
皆平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蚤卒祖舜祕書著作郎
卒侃内藏庫副使楊夫人子也銘曰
帝運開天中統至元人傑斯寶匪寶璵璠惟天聰明憲
象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我膺冠讜言
正色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陛檮杌饕餮魄褫魂

悖宸宸凝邃上動天容庭有直臣庶徵其同有鑒其明有玉其潔桓桓其勇夬夬其決孰撓斯曲孰鍊斯柔善善豈親惡惡豈仇雖千萬人莫沮吾往如脂如韋有泚其顙侯符三剖憲節六持義槩秋凛仁術春熙上亮其忠史載其信何勸不懷何懲不震碣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尸祝無忽其嚴渟沲溶溶霍岳峩峩其融其結百世不劘台喦之崇芥視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有烈終始無間險夷誰近而忽益遠而思汾川西流河水東

會稷山之銘惟以永配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富珠哩翀

至大元年汴梁路總管兼府尹王公年逾七十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雲南秩中奉大夫仁宗皇帝以公至元大德名臣拜昭文館大學士皆不果行延祐元年冬十二月七日薨汴私第春秋七十有九明年春三月十二日歸葬趙州寧晉之金符鄉换馬里中書以臺疏列公行績以聞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憲穆元統元年冬其仲子
承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鈞以翰林待制蘇君天爵狀
徵銘公碑翀汴諸生也其敢辭公諱忱字允中世居寧
晉曾大考進晦彩不耀大考守忠金承信校尉考玉太
祖皇帝威行中夏率郡民款附從太師國王穆呼哩用
武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使夫人王氏
生公剛毅正直讀經史不事空言能見之行事裕皇位
儲宮取勲舊子孫入侍公被選忠恪小心十有餘年日

慎一日或因事進說明諒不阿世祖皇帝察其能至元十七年拜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朝列大夫東藩諸王鷹人縱暴民大厭苦公繩以法遂斂避不敢犯宰相阿哈瑪特搭克固寵布合之徒言利徼倖小吏耿熙告北京宣慰臣逋官緡若干萬既聞勅徵之熙懼失實增益制勅逮繫百餘人公疏其妄熙獲罪裕皇賓天儲極虛位帝春秋高中外危之言者遂衆未見允可公建言陛下臨御多歷年所至元初豫建太子天下歸心鶴

馭上賓臣民憂懼惟早定大計以幸宗社章三上帝俞其言俄勅皇孫佩信寶撫軍朔幕大業乃定二十四年憲河南時南北既一無賴充慝畧民子女轉賣四方公謂此徒於聖天子仁覆天下之政梗害非小建請嚴立法禁從之遂著令甲息民汪清占息民籍已再世矣兵豪狀愬帥府曰吾亡奴也即馳騎數十殺清滅口取其妻孥貲產清子成逸出赴民有司愬之兵民文移往來數年不決賴兵朱喜始以避亂奴於人其主知其難於

奴也集鄉胥里長同署券免之隸籍兵籍已久喜家火其故主子謂券已焚而復奴之喜持券出愬訟不决皆詣公愬之稽清占籍以歲壬寅其奴亡以甲辰喜券足徵白之鎮南王府誣者皆屈明年兩訟之仇結近侍誣奏公狗制下中書遣使收公案訊公疏臺請聞有旨馳召入見敷陳盡底蘊帝大悦曰若人非素餐者勑省臺讌慰還職近侍及使者皆以賕敗清喜數百口脱虎咥繪公象事之二十七年置肅政廉訪司以新憲度明年

公副使燕南河間鹽漕官守盜用賦緡十餘萬覈正其辜諸王分地恩州其下以錢貸民加倍徵息公令子母相當則止餘有罪先是以民入兵限私田四頃優其家公曰國家取天下以來兵無寧歲今海内雖定征戍遠方一兵歲費不啻千緡區區限畝豈易克給在民編者守令猶歲差富貧以均其力一入戎行永不可變請增田額使無饑寒内顧之憂不報其後以兵力乏竭劾樞密召公等會議以真定順德廣平等路俾之詢簡得富

民數百家兗兵兵之貧者遣還民伍人服其平公以舊
臣屢憲方州至是威名益振三十年拜廣西肅政廉訪
使秩嘉議臺檄以其廉能曉諸道疾不赴成宗皇帝即
位元貞二年春使憲河東召見栁林撫慰優渥會并汾
旱饑請發粟賑哺全活者衆五臺大建佛廬勑中書擇
鋭事吏董役工部司程陸信驅民夫數千冐險伐木死
虎豹蛇虺者百有餘人其時皇太后幸其所公入言以
寺福民福未及而害已甚非初意也徽聽開悟減其役

仍賜卹死者家宗王分土并門廩餼歲取民間或不能供輒立契約母息倍稱或不能償隸其子女民患苦之公請出錢縣官贖還其親者百二十四人於是諸王膳貲歲頒於官民瘼始蘇王嬖臣台哈布哈怙威肆虐公按正欵狀王為之請弗聽王馳使譖公上未信會駕北幸罪人亡走愬公不法勑中丞崔彧問之俄彧卒駕還復愬詔省憲雜訊之無驗愬者抵罪由是王禁戢藩僕民境晏寧大德三年遷江陵路總管不行七年遷汴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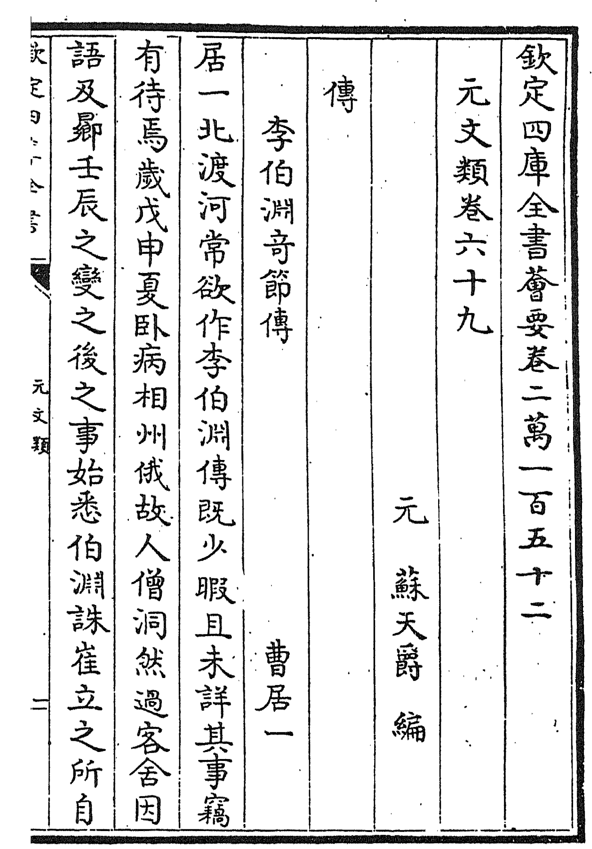
汴故宋京都邑號難治公至省 憲人以公舊望不敢以府屬睞之政訟之難悉聽鑑裁下無隠情久之政清訟簡吏民詠歌方宋包拯公蒞汴之四年歲次丁未河決原武注汴宋汴尤急吏士具舟楫以追漂溺民大懼公白省請疏導順下勢家以田疇不利難之公曰吾守臣也當任其責即行河決壅以完城邑水息大築堤防羨族礟手居鄢陵者萬餘室民役不預公督使趣工得萬人不日堤成民至今思之公精明有斷不畏强禦所至

興學獎士修政新民不專法令威愛無行為世名德故
姚文公燧劉文靜公因與公游雅相敬尚蘇君公鄉人
也時賢言行優於志載其言曰世皇天縱有為公及陳
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福皆骨鯁敢言視社稷民物
利害若疾痛嗜欲在己才猷風采凜震一世庸夫庸婦
知其姓字豈聲音笑貌為哉天故生之以弼治故善論
也公夫人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銳曰鈞孫
男三人洙浩以胄子肄業成均淵幼銳鈞皆有學行翀

固知之其諸孫為胄子皆馴謹向學佳子弟也助教陳
旅云銘曰
世廟帝運鴻惟永年仁浹義洽德崇配天咨謂裕皇左
右前後侍衛僕從詢賢世胄時也憲穆宿衛青宫行必
循矩言必見忠涵育有年一静一動帝曰良哉才可試
用卿貳東臬湁四品秩碣石醫閭光昭化日來歸定省
遂湁河南上觸廷怒下讋狼貪帝曰忠哉斯宣尸位丞
相御史燕勞還鑾皇鑑昭明飭新憲綱卿才而耆益勵

干將太行西東鴻河南北草木知名山川正色棲遲晚暮尹沐四封宋陳許鄭春陽誕亢偪側將迎於此大府齒健而獰猶悍叵處上獲下順居五閱年華髪蕭蕭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鋼百其鍊肯柔繞指五握憲節郡符再分洪波砥柱屹立不羣政預鈞輔遯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耄之顯高朗之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渟汯之郊邯鄲之鄙鐫文豐碑徵信惇史

元文類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五十二

元文類卷六十九

元 蘇天爵 編

傳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鄜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

葢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倓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為男子與其徒沉溺於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於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摑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秉國家傾危天子

播越輙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思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思察之誠也乃握手嘆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閒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為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

額曰惟以必中為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紿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强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鞚時伯淵驂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為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曁黄幗等五人實共其事

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翌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為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華善死戰陳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遜博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殁者幾

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横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為難益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於素官世禄雖在軍伍終未嘗為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糠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冠雛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

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外為懼捷河之北緜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尺寸為己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魂魄化悸為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三四年七公竟無事効相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蹴踖不敢近京師形涉擁衆自

衛獨上黨不首鼠謀去就提孤軍闕府馬武根窟潞澤沁輝懐孟衛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死聲跡著者襄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里銅鞮去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為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縣上招撫使顯守不可牢即版顯移縣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略聞顯戰每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籍其部衆纔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燋梗已未

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晝止其軀夜斫其營凡戰禦事朝荷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城穿如邃室石積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揺敵以為難稍引不逼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禄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懐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賚以官地多入敵懐數告身無所上槩遥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以

今形勢襄垣今年蹉跌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曲百人立鞫鞮以緩兵衝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鞫鞮令公至治柵北磧處艱危中且朞年聲呼牒招山逋谷竄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隘樓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僨顯聞哭曰鐵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城一實公言公代人諱閏少孤鞠於姊之夫禹家即令榮禄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郿遷戍潞改孟戰有勞調臨洮司録臨洮尤深

地戰又有勞遷招撫縣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千年子仁風謂燧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云仁風歷懐邢洛三治中有善政

烈婦胡氏傳　　王惲

劉平妻胡氏濵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洎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啀平左臑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

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為救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虎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為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莞庫不十年贏羡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為沙吳濵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

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寔為
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濵沙民冨家以為苦崇明
鎮特甚清甞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財貨去若捕急
輙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
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
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
道此固遻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
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

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隷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内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輙為堰潴水又絶江淮遡泗水吕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縻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

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户千户累爵積貲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為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被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即建天澤院為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

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
清燮散徒敬德素履為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来者益
衆無意拒色厭官為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為衰
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
七人又擇饑民得强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
鬻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為次列堂廡下或溢
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虚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
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

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詰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骼枯骴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為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為掩云

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為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就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既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

會儀既謁黄悦道陞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權汝無子捄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於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輙仆死百步間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籮米作糉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履使之北門賦糉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為買薪蘇且洗沐廣舍不過樓十

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益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繇許從家杭昌化縣猶號頪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

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樸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
採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
禮部不中度時清獻公為相趙忠惠公為尹葉公為宰
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
太后籍未下郡縣内附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
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山
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已年
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

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
靈有知將塋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
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
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
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將之颙斗
龍之妻之父之甥盛沖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
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
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為初澤民以妻

無子也以幣如錢塘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
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
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鬻幣物女
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它子以為庶母衆母
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
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
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既長求之百方弗得
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已日始為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

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噫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脩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為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我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為凄楚也亦弗

問何州有問兩夫昇若母竹輴西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間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施氏逆旅人恠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為子為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

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

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産貨財張甚

斗龍為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

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

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

於此斗龍若請夫婦皆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

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

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

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芃芃然披之異根合蒂並蔕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兹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原山地五百畝為義山鄉鄰饑歲斸葛蕨根續食死以瘞達嚕噶齊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鋭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

去年斗龍來錢塘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為孝悌忠信者心欲為之傳以風勵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國録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為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為氏自秦漢來陳氏孝悌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溈汭遺風餘響尚有在者哉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嗚呼余嘗得三卯録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迺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禩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禩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為樞密使嘗祖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録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

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携其家下峽江以槖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决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為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於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

尸如其言窆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為淛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孫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於今且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於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絶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况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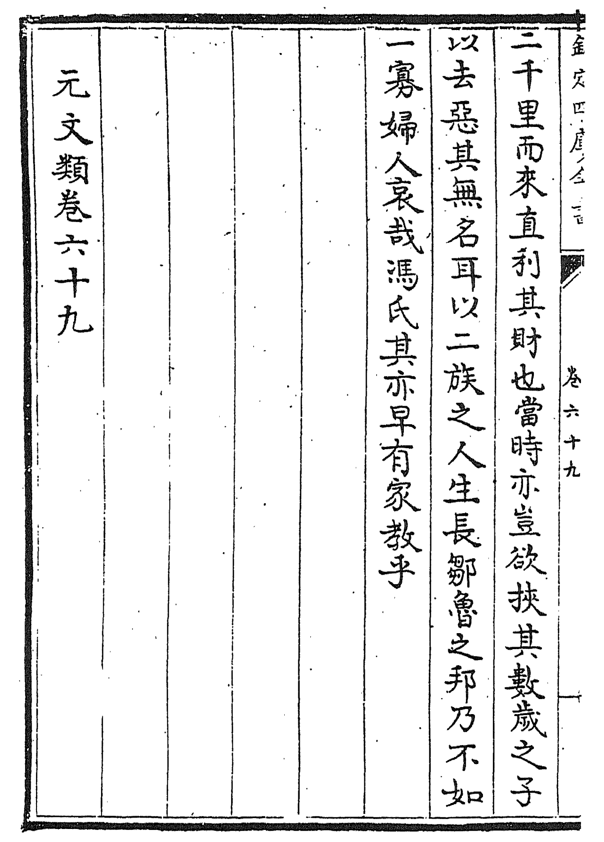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

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没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立二喪於山陰蕺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為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塋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為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嘆息有為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

馮規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
馬祖常禮部尚書富珠哩 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
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
柳貫輩爭為文章盛誇道之山東浙東肅有司交上其
事於朝請褒異焉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祿太府有廉
直聲而好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携
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



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元文類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五十三

元文類卷七十

元　蘇天爵　編

傳

槀城董氏家傳

元明善

國朝龍興漠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金滅矣若真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兩張氏是也後史太尉有勳王室為諸氏冠槀城董氏能與之班而又以

孝義稱今遂大顯第其譜牒無徵不知世所自出其可
知者嶶生晳晳生昕昕生俊俊是為龍虎公傳自龍虎
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龍虎公諱俊字用章少力田長
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間邊事棘亳城令樹的募兵兵
射能中者拔為將領衆莫能弓獨公能挽強一發破的
遂將所募迎敵歲乙亥穆呼哩國王為大帥而公審所
歸遂為大元人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佩金虎符金將
武仙據真定以撼定武諸城定武諸城皆應仙公率衆

夜入真定走仙復定武諸城仙去復來庚辰春金人大發兵以張武仙我治中李全應之中山公軍軍曲陽仙銳氣來戰敗之黄山下仙脱走秋獻捷於大帥由是仙以窮降大帥承制授公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槀城公謂大帥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我用當備其衝突然之承制授公左副元帥陞槀城縣為永安州軍號匡國事一委公乙酉仙果害都元帥史侯天倪據真定以叛我之郡縣大氐皆為仙守公提孤軍介反側間戰者

不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亟年無所利秋來掠我禾公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為也仙慙去潛出兵掩擊之仙敗去久之公復夜入真定仙走死内史帥之弟天澤是為史太尉壬辰會王師圍汴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公及大軍追圍之急金人夜薄我於水我師殊死戰公死之夏四月十有八日也公蚤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喪以能喪聞歲時有事於廟即病不可力不廢拜跪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曰祀以孝先也禮宜是

凡族親故人待之以恩信里夫家僮接之亦有道汴陷時以侍其軸先生為賢禮請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久不通屡誡諸子吾實一農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户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覬非望為吾累也公忠實自許一心王室不為夷險少移臨陳勇氣襲衆立矢石間夷然若無事中傷亦不多每慕馬援為人曰馬革裹尸吾固多援故戰必持矛先士或不可公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顧趨安脱危天馬不

如竟死國事戊子間朝行在所諸帥獻户口率增數要利吏請如衆公曰民實少而數多需求無應必重斂足承是我獨利而民日僊也且欺君不可其以實獻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坐其渠魁餘釋不坐深兾間妖人扇惑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當之族公力請主者但首惡是誅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仙威州公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予其家才者官之衆果去成降沃州民砦天臺為賊

既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奪之孥仁者不為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公願為奴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隣境人有被掠賣亦予直贖還其屬公器度宏遠善戰而惜殺人以樂為之用大小百戰戰必克為政寛而明見人美其田廬名其丈人懽與之語情不敏生者恕且罰之民惟恐其離部不得父依之也父老至今念之流涕嘗蒙全活者無不額手嗚齒云薨時年四十八子九人曰文炳曰文蔚帥諸弟事兄忠獻甚得

弟道終武衛清軍千户曰文用歷事兩朝以誠得於上為時碩儒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曰文直豪城令曰文毅同知潭州路總管府事曰文振早世曰文進順德路總管府判官曰文忠事世祖皇帝二十年未嘗有過舉嘉謨讜論有人所不能悉知而信於人主者天下士大夫徹至閭巷細人無不知名聞其名無不愛重之累官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大德五年贈光禄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

曰文義蚤世忠獻公諱文炳字彦明龍虎公長子也龍
虎公薨時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
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謦敏善記誦自
幼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為槀城令同列皆父時人
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
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負重以
旱蝗荐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
予縣縣得以少寛民前令乏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

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已足責吾為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間田教之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户衆危不可公曰為民獲罪亦所甘心民亦不樂公曰後當德我由是豪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慧能若神

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譖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
不能剝民規利即棄官去世祖皇帝在藩邸癸丑秋奉
憲宗皇帝命往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
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
翼公徒行顛頓蹐蹋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
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公弟文忠先事世祖軍
世祖亟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精來迓既至世祖壯
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巳

未秋上命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砦者宋光山縣寄治其上命公取之公馳往砦下示以禍福不應公脫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若人也不亟下今屠砦守者遂降九月師次羊羅洑羊羅洑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衝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

颿船報捷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即皇帝位於上都是為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就道會立侍衛親軍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即追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山東守將李壇反據濟南壇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壇不得遯久之賊勢日屻

公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瓊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瓊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瓊愛將既降衆亂遂擒瓊瓊勝兵有淅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瓊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瓊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為山東東路經

署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子閏九月公次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若曹璮誅死若曹為王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曹勉取金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至元三年上懲李璮潛弭諸方鎮之横以公代史氏兩萬户為鄧州光化行軍萬户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

宋方略先阨塞要害盡諸儲備列柵築堡深為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為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為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士四人百户二人聽其顧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為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内郡饟餽有詔和糴本部公

亟命泗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邉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来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内郡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右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擣宋腹十年拜叅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師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来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脇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絶索

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絶幾殆明
日水浸淫入郛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陳公病創
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瘡手劍督戰士選
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
敢復來王師大舉入宋右丞相巴延行中書省自襄陽
東下及宋人戰於羊邏洑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
月會丞相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
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邏洑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

督賈似道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時向署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揚州真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真揚兵致死於我真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破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

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忍汝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陳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伏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

於勢不能來城復為宋公予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士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

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還覲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

在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於國史院典籍氏宋宗室福王與芮赴達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却不取及官録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來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昰據台州閩中尚為宋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

曰在庾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斯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諸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狥踰嶺閩人扶老攜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凡得州若干户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

旱疾病禱焉十四年北圍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比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圍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監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勑主者卿其勉之公蹴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勒巴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没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

恐非安懐之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為我捍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鑑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裕宗在儲宮公求見勅曰董文炳任重見畢遣行既見懃諭懇至且曰上嘗多卿公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五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哈瑪特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姦狀為之少斂執

筆起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汝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狥則濟姦不狥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

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公坐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當坐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勑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為國洗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良久命文忠護喪葬藁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弔祭制贈金紫光禄

大夫平章政事謚曰忠獻勑翰林待制李謙誌其墓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撰神道碑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茀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輙不敢上卒公是益上嘗誠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公薨後十餘年姦臣僧格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素愛士選有父風即拜江

淮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召入卧内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謂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謇謇有古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屬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事人主三十年任大

事豫大議其廟談廷論迹不盡傳史臣無從考索最著於閭里者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悃款受之以改及喪公毀瘠踰禮而思其蚤猻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爲萬石君舊家云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

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直學士濟南王若虚先生真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卹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子士元剛不下人以氣由內供奉為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户佩金牌及宋將姜才戰於揚州身被十七創而卒士選今為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

司士秀資豪爽才藝過人事裕宗東宫寵信無比裕宗崩終明威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賛曰或曰為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顯四世子孫數十百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為大將不妄殺瀕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十萬人其諸以是為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雖然繼美大家斬澤仆世孰非人子者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僧格奏立尚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糞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僧格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塘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延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

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强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歷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尒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燿也馬氏亦足稱哉

張淳傳　　元明善

張淳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禄始入樂籍淳早孤學軋箏即知求巧既長名冠京師凡爲調曲盡聲韻玄妙入神成一家藝鉅公宴集淳戞新聲四坐爲傾然非其意不

可召也名在上所為管勾為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宴淳必在一宴一蒙賚罝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宸判官降玉宸院為儀鳳司進淳階中順遷儀鳳少卿詔造軋箏岳柱龍齦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賜淳加嘉議為卿甚悦淳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而色懼君子益有取於淳云

賛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平宰相無事以戚之從容肆體而豫焉淳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絶藝賜之一

顧知音者謂唐詗軋箏以來未必有淳之手自足名世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淳也淳乎其亦殊遇哉

高昌偰氏家傳

歐陽玄

偰氏輝和爾人也其先世曰多伊克本突厥部以女普爾普妻穆克爾蘇罕為哈屯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穆克爾蘇卒國亂普爾普哈屯率衆歸唐唐封為賓國夫人而多伊克故地盡為和奇所有穆克爾蘇子孫

遂相和奇和奇即今輝和爾和奇嘗自以其鷙捷如鶻請于唐更以回鶻為號輝和爾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喇和琳即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鄂勒歡一經城西北流曰和琳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古爾班塔密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和奇有布濟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巴實伯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喇和卓也和卓本漢言高昌高之音

近和卓之音近昌遂為和卓也哈喇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輝和爾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多伊克子孫既世為輝和爾貴臣因為輝和爾人又嘗從其主居偰輦河上子孫宗多伊克為始祖因以偰為氏焉以河名也相傳多伊克初為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史之亂求回鶻援兵多伊克與太子吹達喇帥師與討

安禄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呼布拉襲為本國相達拉哈錫號諳達都督遼主授以太師大丞相總管内外藏事故國人稱之曰藏齊勒屬客拉齊托克托巴吉叛阿拉善王三召克呼布拉至則言於王曰托克托驍勇未易力攻臣必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客拉齊馬百匹托克托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蒲萄酒見女主爾追者返以告托克托

喜迎之于郊握手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托克托
置酒行營二日始易名以嬖夫人攝之謂克呼布拉曰
公其少需我先往遲公至既行乘驛從後大呼止之托克
托止陽曰有密語請屏左右托克托如其言乃詹曰私恩
公義有難兩全者吾奉王命取爾首爾亟拔劒斬之左
右股栗不敢動持首白王王悅賜伊蘇郡地暨雅爾約
蘇博果斯約蘇二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鄂爾和河河水
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為水衆占者曰禱之必有應

公以嘗歲水祝曰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訖以水洒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歲暑袒跣卧大樹下鵶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鞾鵶下爪鞾者三方怒提之毒虵自上墮地賴鵶免於螫戒世世子孫勿殺鵶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詔丞相以劒擊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伊蘇郡西五里曰科爾羅名之曰辛子伊伯勒龔國相為達拉哈諳達都督太師大丞相仍兼通管内外藏事七子長曰

達林次曰約蘇巴勒曰察遜曰巴噶曰巴爾曰哈拉托音
曰托果斯約蘇巴勒二子長曰巴爾嘉特穆爾次曰伊
琳特穆爾也巴爾嘉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達拉哈
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
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巴爾嘉曰計將安出巴
爾嘉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
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
功加號巴爾嘉呼迪進授明伯克妻和碩特哩子弟以

多伊克之後世為其國大臣號之曰舒又曰沙喇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其功者譖于王曰必監珥珠先王寶也巴爾嘉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誅實甚急巴爾嘉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濟遜授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又賞銀五萬兩以弟伊琳為質巴爾嘉沒高昌諸部塗哭巷弔歲時祠之伊琳精於輝和爾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貲算悉以畀兄子身無

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烏珍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鄭縣民萬餘戶入樂安以便傴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嚕噶齊佩金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尚方賞賚悉輦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厲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皇帝即位以中

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烏珍出殿順天等路公布
德化寬征徭盜逋姦革州部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
民年六十七卒于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
使謚曰莊簡托果斯二子次曰薩奇蘇風儀魁岸識度
宏廓涖事寬猛適宜初為諸王烏珍必都齊領王傅事
王薨長子哲伯早世嫡孫塔齊爾幼庶凡托克托狂恣欲廢
嫡自立薩奇蘇與和爾果斯馳白皇后爾格 氏乃授
塔齊爾以皇太弟寶襲爵為王薩奇蘇以功與和爾果斯

分陝黑山以南薩奇蘇理之以北和爾果斯理之從憲
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必有峻功上嘉納之命
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並進未幾上崩
班師集闕額呼布格畀睨神器諸王多附之王亦首鼠
進退薩奇蘇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仁神武中外屬
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決則失幾非計也王從之世
祖即位授薩奇蘇北京宣撫賜宮人鴻吉喇特氏及金
帛章服既至鎮鋤强齪姦革邪除穢遼東以寧會高麗

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呼械送京師道遠東薩奇蘇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奏疏為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璮反奉詔偕諸王哈必齊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得璮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齊欲屠之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流逋歸剽掠吹枯蘇簡節疎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兼益都達嚕噶齊辭

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璮馬羣園林水磑海青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仇之節惟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閈知舊為文學官或以叛師舊卒為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得肆耕李璮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圖劉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襲璋斬之統軍薩巴哈畋遊無度害稼病民元

帥伊蘇達爾等豪據民田以為草地隨事表聞得旨執
薩巴哈減死杖之勒伊蘇等還故土山東諸郡與宋人
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與密等州丁壯屯沂莒以逼漣
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
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
雄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
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勲德焉今贈安邊經逺
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

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曰襄惠伊琳十子長曰伊默實
巴哈次曰都爾默色巴哈曰懷來巴哈曰都爾默色曰
巴薩巴哈曰錫哩巴哈曰華善曰哈喇巴哈曰德哈里
巴哈曰托哩巴哈　都爾默色初從薩奇蘇討李璮以功
奏為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監郡會丞相巴延督諸
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
從戎乎薩奇蘇嘉其志謁丞相舉以自代乃與從子薩
哩曼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

[illegible]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奔潰都爾默色為前鋒
[illegible]大軍乘勝逐北與宋殿帥孫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
[illegible]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
安豐路達嚕噶齊行省以其廉能署處州達嚕噶齊時
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
[illegible]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哈瑪特竊權張甚恥為諂隨居閑
[illegible]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為征東都元帥又與丞相安達
[illegible]李守山等異議辭行已而安達哈等果敗運使盧懋以

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參知政事知懋不可以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中及僧格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嚕噶齊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固岱高興國公史弼河南王布琳濟達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默色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

掌上嘉賞曰惟鄉及阿哩言事能稱朕意爾阿哩後秉鈞衡而都爾默色官止廣西憲使卒哈喇巴哈倜儻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臨危蹈難狥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之侍母鄂通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歎曰幼而不學有不隨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輝和爾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之亂鄂通氏挈季子托勒巴哈辟地登萊間音問隔絶號泣徹晝夜尋從薩奇蘇平亂山東卒購

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致薩奇蘇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除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

以厚民生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糟米二十萬由邗溝達于河風起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哈瑪特秉政責償舟人㕮喇巴哈伏闕抗言量之蹄嬴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政柄者慎無所泄則謫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

尉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擅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達實曼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袪其害按察使托歡大為姦利劾奏罷之羣盜歐南安僭王號偽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建言揃刈弗亟其勢長聲遠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庫爾巴哈雅宣尉都元

帥白佐萬户王守信等分兵搤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
索多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知勇屬護餉道比至東
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横絶石灣其鋒鋭甚於
是忼慨語其下曰軍餽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
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鬬踣
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
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耶正有死爾遂遇害于
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

夕夢夫人奇塔特氏曰廣冦之亂吾死矣言已乗雲
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劉閏張德亦夢城門
有金榜哈喇巴哈衣金甲指麾其中謂吾死今治此煩
若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訃至俄而閏德相繼死時羣冦
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乗騅督戰或聞空中隱
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
分明禁令嚴凡所施置後為法程敭歷中外以才幹稱
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通議大夫户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謚曰忠愍奇塔特氏封高昌郡太夫人威年寡居貞操凛凛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偰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歲刲股以愈母疾粤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于一家故相與繪為圖而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糧行省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猾吏為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潭為大郡既至興利除

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己者搆誣以罪事既白遷贑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郴州慶遠賓州猺民叛領兵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六十九龍半天等一十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備計開通故道以絶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謂其有文武才略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嚕噶齊中書嘗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

上子五人曰偰玉立登延祐戊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曰偰直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嚕噶齊曰偰哲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曰偰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偰列篪登至順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路經歷越倫質早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路同知

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基僕輩今因以僕為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來勤瘁王家翊輿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字大懼湮没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歴以請玄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顔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輙廢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僕氏世磊砢相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螽椒衍慶碩大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已有以覘之

則是溉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之於偰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别生分類古之道也偰氏遠稽前聞遡厥本始以垂方來綿延百世遂為中州著姓實自嘉曆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予所嘉稱而樂道者敬最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元文類卷七十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周光顯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